紅樓真夢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誄芙蓉晴姐悄吞聲　悲芍藥湘娥初感逝

下一回▶

話說晴雯回「秋悲司」去取物件，金釧兒在絳珠宮仍陪黛玉閒話。黛玉問起「此間尚有何人？」金釧兒道：「比我先來的，只有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。新近元妃娘娘來了，那些儀仗護衛比起那年省親的時候也差不多。我是偷著去瞧熱鬧的。我們對過『春感司』裡還有個司棋，是從先跟二姑娘的。我和他不大說得來，晴雯姐姐更恨他，說是因為他不要臉，把別人坑苦了！所以我們總不在一塊兒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明兒去回拜警幻仙姑。既然出了門，元妃娘娘那裡似乎也該去一趟。那裡還照著宮裡的規矩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他們有去過的，規矩倒不大講究。只是也有些宮女老公們，要奏明了，才得進見呢！」黛玉道：「跟娘娘的抱琴，原先也是府裡丫頭。如今可在那裡？」金釧兒道：「這個還沒有聽人說起。」黛玉尚要問他，晴雯已走了回來。手中拿著一幅冰鮫紗，一張窄長的泥金粉紅錦箋。說道：「樸姑娘瞧瞧這是什麼？我一個字也不認得。倒是這幅似絹非絹的透明雪亮，我瞧著怪喜歡的。難為他怎麼織的呢！」黛玉接過，先看那冰鮫紗，打開來一看，原來就是寶玉那篇「芙蓉誄」。黛玉覺得刺心，忙即擱下。說道：「不必念了，就念了，你也不懂。」晴雯再三央及道：「好林姑娘！我藏個悶葫蘆，不知有多少時候了，好容易盼著您來了！姑娘，你就講給我聽聽罷。到底是誰給我的？

「黛玉皺著眉頭道：「除掉你的寶二爺還有誰呢？」晴雯又千姑娘萬姑娘的央及他。黛玉沒法，只可逐句念著講給他聽。

晴雯道：「怎麼叫我芙蓉女兒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是小丫頭們信口編的，說你做了管芙蓉花的花神，他就信實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怎麼配管芙蓉呢？若說林姑娘倒還安得上！姑娘可記得：那年，寶二爺生日，我們湊份子鬧酒，行那個占花名的酒令。姑娘剛好抽著芙蓉花兒，還有『莫怨東風』的詩句子呢！」黛玉聽了，回想前情，心中幽怨稍釋。便從頭至尾仔細講解下去，講到「高標見嫉」，「貞烈遭危」等句，晴雯已聽得愣了！又講到「孤衾有夢，空室無人」，「芳魂與倩影同消」，「嬌喘共細腰俱絕」，晴雯忍不住伏在案上嗚嗚的哭！黛玉心中也自難受，便說道：「你若哭，我就不講了！」晴雯哽咽半晌，方才忍住。

漸漸又講到「毀詖奴之口，討豈從寬？剖悍婦之心，恨猶未釋！」晴雯越聽越氣，不禁杏眼圓睜、柳眉倒豎道：「二爺只知道那些人可惡，那曉得是窩裡反。全是襲人那浪蹄子鼓搗出來的！我從旁聽著：他不但忌妒我們，就連二爺到了林姑娘、史姑娘那裡多坐一會子；或是去得早了回來得晚了，他還要翻老婆舌頭呢！他只管毀別人的名氣，倒騙得太太當他好人，一個月偷給他二兩銀子。什麼事瞞得了我！」這幾句話觸動了黛玉的心事，頻頻將綃巾掩淚，不能再講下去。金釧兒道：「你說我婆婆媽媽的惹姑娘傷心，你這個怎麼說呢？真是：八尺燈台，照得見別人，照不見自己！」晴雯故意揀文中僻字，指著問道：「林姑娘，您瞧瞧這些是什麼字？筆畫這們多呀！」黛玉不禁破涕為笑。晴雯又央及他接續再講，只可重又講起。那篇誄文很長，歇了幾次，才算講畢。

黛玉道：「那天，他在芙蓉花底下念了半天，我就偷聽了半天。還瞧見他擦眼抹淚的！那幾句『黃土壟中，女兒命薄；紅綃帳裡，公子情多。』我嫌他做的不好，他還又改了呢！」

說到此，因想起「我本多情，卿何薄命」二語，當時聽了有點刺耳，好像是誄我似的，到如今果成了讖語！在晴雯負屈夭折，尚且得到這篇文字；如今我呢？連晴雯也不如了！真覺得茫茫天壤，悠悠長恨！回身就榻，取巾掩面，又暗中飲泣。晴雯本來勉強忍住，見黛玉如此，心有所感，更哭得淚人兒一般。

金釧兒卻拿著那張錦箋反覆細看。原來他跟王夫人這些年，也認了不少的字。就九光燈下一字一字的看來，有認得的，有認不得的。念到「添衣又見翠雲裘」，居然七個字全都認得，捉摸了一會不禁嗳喲道：「這紙條也是二爺給你的罷？你瞧這上頭什麼翠雲裘，不是指著你補的那件孔雀毛氅衣麼？」晴雯不答，哭得更痛。倒把黛玉引得笑了，

說道：「傻丫頭！到了這裡夢還不醒麼？若是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，我可不敢要你了！」金釧兒道：「他在『秋悲司』裡住著，一提起來，也是這樣。我就沒有那麼多的眼淚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他。我聽見他無故被攆，背地裡也哭過好幾次，難道模樣生得好點的便是狐媚子？這話我就不服。

「晴雯哭了半晌，自覺無謂。正在忍淚凝思，聽到此言，便接口道：「正是這話。襲人他們鬼鬼祟祟的事情，瞞得了誰？只不過不說罷了！但願他們永久的在高枝兒上，別要爬的高，跌的重，叫別人趁願。我們冷眼瞧著就是了！」金釧兒覺得身上漸有寒意，聽窗外風吹竹枝颼颼不已，便道：「林姑娘加件衣服罷。」晴雯道：「這裡都給姑娘預備著呢！」忙叫侍女們將縷金箱打開，取出一件雲鳳繡金棉背心，晴雯接過來，服侍黛玉穿上。晴釧二人也各自加了衣服，又說了一回閒話。因黛玉明早要見元妃，便提前收拾就寢。從此晴釧二人就隨同黛玉在絳珠宮住下。

次日，黛玉一早起來，曉妝完了，便去見元妃。宮娥引至內殿，免禮賜坐，問了許多的話。又問起寶玉，黛玉支吾了半響方說：「還好。」元妃看出他的神氣，也不再問，只說道：「我在這裡也悶的慌，難得林妹妹來了，沒事多來談談。我過天還要親去看你，千萬不要拘禮。」

黛玉下來，又去回拜警幻。警幻領他各處看了一遍，只見瓊樓繡幕，珠戶金鋪，說不盡的風華綺麗。又引幾個仙女向黛玉相見，也都是羽衣荷袂，月貌花容。他們見了黛玉非常親熱，說了許多傾慕的話，還說道：「上回，警幻姐姐就說要約賢妹生魂來此遊玩，不料倒來了一個濁物！我們從那天盼望起直到如今，這才算盼著了！」黛玉雖不接洽，也覺得情意可感，周旋了好一會子。又向警幻說起，要將晴雯、金釧兒二人留在絳珠宮服侍，那警幻自無不允。臨走的時候，又送給黛玉一面寶鏡：珠光寶色，圓如滿月。說道：「此是『風月真鏡』，賢妹靜中澄照，自有靈悟。」黛玉連忙收起，慇懃致謝。那天回去，因仙機深秘，並未向晴釧二人談起。到夜深他們都睡了，方拿出試照。只那鏡中一片雲翳漸漸放開。先見一所房子，紅圍翠繞，似是新房。寶玉倒在牀上放聲大哭，一會子便昏厥過去，那哭聲猶隱隱在耳！忽然又變了樣子，那地方宛似瀟湘館，中間停著靈柩，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都在那裡痛哭。一個金冠華服的正是寶玉，撫棺頓足，更哭得死去活來！

大家要攙扶他出去，他撞頭不捨。黛玉看了心中一酸，眼淚如珠串子一般，衣襟前

已濕了一大片。忙將綃帕掩住，定神再看。

卻又似絳珠宮的光景，一個癩和尚引著寶玉遠遠行來，漸至宮門，那和尚便不見了！卻有一侍女將寶玉引進，直至鏡前，突然說道：「妹妹在這裡，叫我好想！」黛玉嚇了一跳，手中亂顫，那鏡子便掉在枕旁。

此時，萬緒交集。細想鏡中所見，寶玉似有無限愧恨。彷彿聽說他成親時候，尚在病中，必是昏憒無知，由人擺弄的；及至甦醒過來，追悔無及，所以有這般情狀！因此，把怨恨寶玉之心融釋過半。又想：這麼一個小小鏡子，又能鑒影，又能聞聲，卻也奇怪！且看他是什麼做的？於是，拾起此鏡拿向燈前細看：其光彩宛若水銀；辨其紋質，叩其音聲，又似良玉。

竟無從審定。再看那上面似有細字，仔細辨認了一番，原來正面有「風月真鏡」四字。

剛才照的還是背面。忙又靜心凝神，重向正面瞧去：卻見雲光閃處，現出一所宮殿式的廣廈。賈母和林如海夫婦都在其中，自己和寶玉正陪著說笑。少時，又換了一座花園，那座落與怡紅院相仿。中有一男、二婦談笑正歡，卻又是自己和寶玉、寶釵的影子。須臾間擺起長筵，上坐的是即此三人；下面尚有十二個女子，細看去似有晴雯、金釧、紫鵑、鶯兒諸人。其餘也面貌甚熟，只一時想不起來。忽見四面彩雲飛起，將鏡中人物遮住，結成了「仙福」二字，漸閃漸淡，寂然無睹！黛玉看了，心中也有一番猜疑。轉身就枕，尚在仔細尋思，卻因他注目多時，精神疲倦，一到枕上便睡著了。按下不表。卻說榮國府中自從寶玉出場走失，四處追尋，迄無下落。

到了發榜，寶玉、賈蘭都中了。皇上看進呈各卷，第七名賈寶玉，文章最是清奇。原來此次欽命首題是「知止而後有定」五句，寶玉博究道書，兼通禪悟，又參以諸子之學。那篇文章精心結撰，自然是空前絕後的了。又問知寶玉、賈蘭便是賈妃同胞弟姪，據賈蘭詳述寶玉場後走失，皇上特命五軍衙門一體訪尋，訪著了還要召見擢用。此時，寶玉已在大荒山青埂峰石室深藏，卻向那裡尋訪？直至賈政在毗陵驛遇見寶玉，寫信告知家裡，才知是超凡出世去了！

寶玉素來秉性隨和，對眾姐妹和丫環們更是細心體貼，大家無不想念。最苦的是王夫人和寶釵。一夕，王夫人在枕上想起寶玉，正在傷心落淚，朦朧睡去。夢到一處，似

是深山古洞。

見寶玉身穿僧衣，笑吟吟的迎出來，卻又不曾落髮。王夫人問他因何出家？寶玉只是笑。再三問他，又要拉他回去，寶玉笑道：「太太，我倒天上尋著了林妹妹才家去呢！」說著，便往洞裡走。王夫人不捨，跟了進去，迎面一個癩和尚大喝一聲，不覺驚醒。心想：寶玉此去分明為的是黛玉，他們二人的心事，襲人都和我說了。我只剩下這一個兒子，豈有不疼他的？那回，在老太太面前提起他們親事：若說性情呢，自然是寶丫頭穩重，我因此就沒有主張；以為老太太向來疼林丫頭的，若肯成全他們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想不到老太太先變了卦了！這都是鳳丫頭攛掇的，鬧得死的死，出家的出家，我一輩子的心血也白扔了！我看寶玉成親之後，和寶丫頭也不算不好的，為什麼硬著心腸撂下，還趕著林丫頭去呢？

次日早起，探春上來請早安，王夫人便把夢見寶玉的話告訴他。探春道：「不是我們批評老太太：自小兒就把他們擱在一塊兒，耳鬢廝磨的，自然比別的姐妹們親厚。那回紫鵑只說了一句玩話，就害得二哥哥病了那一場。老太太不是沒有瞧見的！臨了，硬把他們拆開。這是林丫頭死了，若不死還不定鬧什麼笑話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的事，我也都知道。那回提親，我就沒敢開口。總以為老太太有年紀的人，什麼事都見得多了，一定處置得不錯。誰知道成了這個結果呢！」探春道：「太太也不必追悔，凡事都是一定的。就看那癩和尚，送給二嫂子金鎖的就是他，指引二哥哥出家的又是他；既叫他們合為夫婦，又叫他們合而終離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可見是有定數管著的。」

一會子，寶釵上來，王夫人便將話截住，卻也聽見了話頭話尾。他外面極力矜持，有時還在背地裡勸慰王夫人；到了獨居深念的時候，也淌了無數眼淚。此時探春從王夫人處退下，又同至寶釵房中，說了一回閒話。一時，又說到寶玉，寶釵道：

「他和林妹妹的心事，我是深知道的，前一向我總遠著他，就是為此。我媽媽也何曾不知道，到了提親的時候，偏又忘了。

那時，我媽媽問著我。三妹妹，你想咱們這樣人家，一個沒出門的閨女，能說不遵父母之命麼？我只有哭的一法，他老人家也沒理會。後來，我又想了一個主意：等我過了門，把這裡頭的利害向老太太、太太徹底說了，仍舊把他們成全上。我就是名分上讓他一點，我們這們好的姐妹，還有什麼說的？想不到我剛來，顰兒就過去了，這主意也使不上。我實在沒有法子，才想把至情感動他，希冀不至出別的岔子，到底也是白廢。

聽說顰兒已到了太虛幻境，但願他修成了找到那裡去，依舊完聚。

至於我呢？既然有老母在堂，不能一死了事，替他守節撫孤還不是應分的麼？將來見得著他也罷，見不著他出罷，橫豎對得住他就是了！」探春道：「你這番話真是心坎裡發出來的，我想不到你能夠如此豁達！若是你和顰兒掉個過，只怕他就不是這樣存心。」寶釵道：「顰兒那個人，若處我的地位，一定是死。我想：死倒容易，若都拼著一死，那未了之事可交給誰？

況且，還有這血泡泡在肚裡，天還不容我死呢！」探春聽了，更為歎服。

此時，大觀園尚在荒廢。探春歸寧，只住在榮禧堂偏院，也有二十來間房子。為的距上房最近，在王夫人跟前朝夕承歡、慰解。不久賈政回來，王夫人要寬慰賈政，只得抑悲自遣。緊跟著又是賈赦免罪回京，邢夫人和各姨娘、嫣紅、賈琮都搬回另院居住。他們原有小廝、丫頭們遣散了許多，又得重新安置。

過了些時，賈珍由海疆回來，仍襲寧國公世職，並賞還府第莊田。到京的第二天，便入朝謝恩。皇上即時召見，獎勉的許多話。原來他在海疆幫著安國公肅清海寇，頗著勞績，安國公另有密本奏保，所以有這番恩典。賈珍收回府第，便來見賈政、王夫人，備致感謝。一面接尤氏婆媳和一般姬妾仍回東府。

究竟經過一番抄沒，府中一切家具鋪設，都要從新添置。

忙中易過，轉瞬便到深冬。史湘雲聽見賈府種種不順之事，本要親來慰問，無奈姑爺抱沉重，實在顧不得。到姑爺沒了，三七里出了殯，正在熱喪，又不便出門。一直挨過了百日，後來又聽說寶玉場後迷失，想起寶釵素日相待甚厚，如同親姐妹一樣，如今他遭了此事，不去看看心裡如何過得去？便僱了一輛轎車，帶著翠縷，一路向榮府而來。

到了府門口，看見許多人都帶著官帽，在那裡喊吵。不免猛吃一驚，想道：別又是來抄家的罷？忙叫車夫去問，方知寶玉賞了文妙真人的道號，他們都是來報喜的。又不免心中暗笑道：從來沒有舉人賞道號的，也沒有聽說賞道號還要報喜的！

這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！門上小廝們見史姑娘是常來的，便放他轎車進去，直到內儀門。湘雲冷眼看那些下人還是照舊，只比先散漫了許多。下了車，一路走進上房。

那天，惜春正要搬往櫳翠庵，來王夫人處告辭。王夫人又是一番傷感，對惜春道：「四姑娘，你這番心願，在我看是想擰了！只是你二哥哥出家，我都管不了，別說你啦！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，若做了尼姑，可叫人笑話。依我看吃齋也可，念佛也可，千萬不要落髮。聽不聽在你罷！」寶釵也在上房，接著說道：「四妹妹，你是見解很高的，那菩提非樹，明鏡非台，分明不在色相上說。古來帶發修行的也多得很，何嘗沒有修成的呢？」

正說著，人回史姑娘來了。只見湘雲轉運游廊，廊上丫環們都站起來道：「姑娘好久沒來了！」湘雲道：「我在家裡聽見這裡好些事，恨不能一步就飛了來。可得走得了啊！」見了王夫人、寶釵、惜春，先請安問好。瞧著寶釵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也瘦了！」寶釵無語，相顧黯然！

王夫人見他淡妝素服，想起他也是新寡，不免歎息！因問道：「姑爺的事都辦完了麼？這真是想不到的。別的不說，就放著大姑娘這們個模樣兒和平日的性情，那裡像個半邊人呢？

「湘雲歎道：「這也是我的命苦，沒什麼可怨的。說我不像，寶姐姐更不像呢！」一語觸動王夫人的心事，眼淚就繞著眼圈下來了！湘雲看出，深悔失言，忙道：「二哥哥想是成了佛了！世間人成仙已經不易，從前東府裡大老爺一心想成仙，倒枉送了性命。那佛更難，古來有幾個肉身成佛的？比狀元、宰相都還矜貴。這都是老爺、太太幾世修積的，才投到這裡來呢！

「王夫人道：「那也不過白說說罷了！寶玉就算成了佛，於我有什麼好處？」「湘雲道：「我還有點不明白的：佛界上只有大士、世尊、菩薩種種名號，沒聽說過有成佛的真人！怎麼皇上倒賞給二哥哥一個道號呢？」惜春道：「據我看二哥哥未必成佛，或者將來修成了仙也未可定！」湘雲道：「四妹妹總是好為僻論，怎見得二哥哥倒會成了仙呢？」惜春笑而不言。

湘雲又道：「我聽說四妹妹也要出家，這真是難兄難妹了！」

惜春微笑道：「他修他的，我修我的，各人找一條道兒。我也不想成仙成佛，只是我們掉在這污濁世界中，譬如身垢思浴，夢魘思覺。只有這一條光明路，還不奔了去麼？

」

湘雲道：「三姐姐不是回來了麼？怎麼沒見？」惜春道：「他剛才還在我那裡，此刻只怕到園子裡去了。他總捨不得那秋爽齋，可見不達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誰都像你四大皆空的，我還想到園子裡逛逛呢！」惜春道：「這們冷的天，你若能在那大石頭上再睡一覺，我就佩服你了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們這裡太冷靜了，大姑娘既來了，多住幾天再去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裡我住慣了的，小的時候一年倒有大半年住在這裡。現下我只一個人，叔叔不在京，嬸娘更管我不著，那裡不好住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和寶姐姐一向說得來，就在他那裡住著罷，也好替他解解悶兒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是這們想。寶姐姐若沒事，先同我到園子裡找三姐姐去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也要到庵裡去，咱們一塊兒走罷。」於是，湘雲、寶釵、惜春帶了翠縷、鶯兒，一路向大觀園而來。

進了園門，走過石山，便瞧見一派荒涼景象：沁芳閘的水都乾了，池中堆著許多枯草；遠遠望見一帶粉牆，粉痕剝落，蘚跡斑斕；牆內千百竿老竹，有半枯的，有全枯的，也有新長出來的，尚有些綠意。翠縷指著道：「姑娘，那不是瀟湘館麼？」湘雲抬頭注目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怎麼連竹子也改了樣了！

「寶釵道：「從前老祝媽管著，從不缺水；前年老祝媽死後，就沒有人接管。又碰著冬天奇冷，那場大雪凍壞了不少，這還是今年新返上來的呢！」

湘雲道：「我聽說林姐姐死後，這裡常聽見鬼哭，可是真的？」惜春道：「那都是老婆子們胡編的。林姐姐早有去處了，還能在這兒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不信這些話。可是，也有點奇怪：那回襲人跟你二哥哥來，的確聽見遠遠的哭聲，好幾個人都聽見的。」湘雲道：「屋子空了，就有這些事。你看將來咱們都搬進來住，園子裡一熱鬧，這些話自然就沒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想起林妹妹在的時候，這個地方大家都常來的。如今，真是室邇人遐了！」言罷，不勝歎息！湘雲道：「那年中秋，我和他賞了一夜的月，就在這裡寄宿。我醒到天亮，聽他咳嗽沒有住聲，那樣單弱身子，真替他發愁。卻不料這們短壽！」寶釵道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這冤叫往那裡訴去！」

說著，剛要取路往秋爽齋，恰好探春帶著侍書從石徑中出來，迎面碰著。探春瞧著湘雲道：「史妹妹，你可來了，叫我好想！那一天不想瞧你去？家裡有事，心緒又不好，

總沒有去成。你別見怪。」湘雲道：「三姐姐真會客氣，是那裡學來的？咱們自己姐妹，還有那些講究呢！」探春道：「你們約齊了往那裡去？」湘雲道：「我聽說你在園子裡，約著寶姐姐來尋你的。好久不來了，還想到各處逛逛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園子也太冷落了，只有咱們來慰藉他。若是史妹妹住長了，我還要約邢妹妹、琴妹妹他們重興詩社呢？」惜春道：「三姐姐還這們高興！」探春道：「不高興也是徒然。在不得意的時候，更要打起興會來才好。那家運的盛衰，人事的離合，也是尋常的事，算不了什麼。」

一路說著，已走到怡紅院。只見廊階蕪穢，花樹離披，那編竹花障也坍倒了大半，廊子上尚掛著空鳥籠子。看屋子老婆子們迎出來道：「奶奶、姑娘請坐坐，我去拿鑰匙開門。」寶釵見滿目荒涼，無限感觸，忙道：「我們不坐了，別處逛逛罷。「

又走了兩三處，還算是蘅蕪院不大改樣：那迎面玲瓏山石上，許多異草都結了子，或如丹砂，或如青豆，芳薰馥鬱，經霜不隕。五間正廈也是鎖著門戶，隔窗看去，那年菊花社的詩題尚黏在壁間，上面掛著蛛網。探春想要在此歇歇，湘雲道：

「走罷！天這們短，這一坐，別處就不用去了。」大家又走到紅香圃，圃中只種著芍藥，這兩年沒人照管，本不甚茂盛，又值寒天，枝葉全剗，只剩一片荒畦。探春、寶釵等走得乏了，在廊間小坐歇息。

湘雲獨自繞到太湖石後，去尋那年醉臥的山石，卻被積雪遮住，白茫茫的認不清楚。心中暗想：花兒開了一春，就如同人生一世，任你如何絢爛，終歸寂滅。不要遠說，即如那年在這裡轟飲傳籌，何等熱鬧，已經不堪回首！再想起自己漂泊無依，夫家算完了；看嬸嬸平日相待的情形，娘家也沒法去住。

這裡從前靠著賈母疼愛，差不多也同家裡一樣；現今賈母已逝，王夫人相待雖好，只是面情。追想那年大雪，披著賈母的猩猩氈斗篷，束著腰帶，和丫頭們撲雪人兒。還有一年大雪，和寶玉在蘆雪亭烤鹿肉吃。那時還是一團孩子氣，如今倒成了窮途嫠婦。真是對此茫茫，百端交集！愣愣的看著殘雪，不覺呆住了！

探春等見湘雲久不回轉，打發翠縷來尋。翠縷叫一聲「姑娘！」湘雲猛吃一驚，才把神魂斂定。忙回至廊下，會著眾人，同向山坡間走去。忽見前面一帶寒林，中有土垣茅舍，湘雲問道：「那不是稻香村麼？大嫂子可還住在那裡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也挪到裡院住著呢。他說，等天暖了，還要搬來。太太因為園子裡人少，蘭小子年紀還小，

怕壓不住，還沒有答應。

「惜春道：「正是呢，這園子怪空的，天晚了不大好走。我要到庵裡去了，紫鵑還等著呢！」說罷，便分路自去。這裡大家一同出園，一路仍舊談笑。湘雲問寶釵道：「怎麼紫鵑跟了四妹妹，難道他也要出家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丫頭也有點傻氣。林妹妹死後，雪雁配了小子，他派在我們屋裡，背地裡總是擦眼抹淚的。後來四妹妹要修行，他就求了太太跟著去了！」湘雲道：「若在林姐姐那面看來倒是個義婢！雪雁是林家帶來的的，反倒不如他，可見也是緣法。我改天倒要找他談談，看他說些什麼。」

正走到沁芳亭邊，忽見玉釧兒慌忙走來，說道：「太太叫我告訴二奶奶：園子裡別耽擱太晚了，就同姑娘們到上房去罷。

太太還等著有事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是啊，我們正往回走呢。」不知王夫人吩咐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